

黑

獄

紅
蓮

華
紅
蓮

黑 狱 红 旗

——上饶集中营斗争回忆录

中共上饶县委党史办 编

顾问 叶 方

主编 王国发

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

1993年·北京

黑 狱 红 旗

中共上饶县委党史办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1929信箱 邮政编码：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10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赣东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9.375印张210千字

1993年8月北京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册

ISBN 7-80023-646-3/K·602

定 价：7.60元

序

邓旭初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发生一起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政治事件——皖南事变。作为事件的延续，国民党顽固派又在上饶设立集中营，迫害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包括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和其他数位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同时，还有一批各地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在这个集中营遭受了同样的迫害。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危亡破坏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的局面，蓄意打击共产党人的无耻行径。几百名新四军干部和爱国志士在上饶集中营经受了铁窗烈火的考验。他们的斗争事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监狱斗争的历史中的光辉一页。茅家岭监狱中26位抗日革命志士赤手空拳，在无外部接应的情况下，夺下国民党特务、宪兵的机枪、步枪，手榴弹、子弹，胜利冲出层层包围，回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来。还有第六中队80多位抗日革命志士，在赤石河畔国民党特务、宪兵的严密看押中举行暴动，其中40多人在呼啸的弹雨中挣脱羁绊，冲上武夷山麓，获得第二次生命。这两次暴动，都是由狱中秘密党组织领导，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发动的，它们是我党领导监狱斗争的历史上的空前壮举。在国民党特务、宪兵严密监视的黑暗牢狱中，中国共产党人、党的基层组织能发挥如此卓越的领导才能，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顽强。

监狱斗争对每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在上饶集中营黑暗的环境中，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老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教育下，许多年轻的、斗争经验并不丰富、并不成熟的同志，得到教育、锻炼、陶冶，最后成为具有坚定的抗日革命信念，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勇士。50年后的今天，他们之中的幸存

者又一次回忆当年斗争的经历，缅怀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褒扬英烈们的事迹，这对于颂扬党的光辉历史，启迪后人，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些经历了火与血的考验和洗礼，获得第二次生命的老同志，回忆过去特殊环境中的斗争生活，对别人对自己都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我热烈地祝贺，这些亲身参与当年黑狱斗争的老同志，为我们留下一本激动人心的回忆文集。

历史象一条永不枯竭的长河。我们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还没有实现，让我们深深地纪念已牺牲和故去的同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基本路线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目 录

序.....	邓旭初 (1)
监狱斗争的壮丽诗篇	
——纪念茅家岭暴动 50 周年.....	李维贤 (1)
在被押解途中.....	陈茂辉 (6)
炼狱散记.....	陈安羽 (14)
从皖南事变到上饶集中营.....	石 平 (29)
党是领导我们狱中斗争的核心.....	李 胜 (38)
忆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中	
受到的革命教育.....	吴大琨 (48)
从茅家岭暴动出来.....	祝增华 (52)
逃向上饶集中营之后.....	张 广 (62)
茅家岭暴动前后.....	陶子恺 (71)
坚定的信念、曲折的道路	
——只身千里归队记.....	马景三 (82)
被捕、坐牢、出狱	
——忆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	林 琼 (96)
血染的记忆——狱中斗争纪实.....	林 莺 (108)
记狱中绝食斗争	
——上饶集中营四中队斗争片断.....	邓毅生 (115)
狱中纪实.....	陈松茂 (118)
“茅大”一百天	
——记上饶集中营斗争生活.....	关太平 (124)
冲出人间魔窟——上饶集中营.....	邢济民 (134)
黑狱歌声——上饶集中营斗争生活侧记.....	周思木 (143)
狱中斗争轶事二则.....	潘天一 (146)

舉証——一幀不尋常的照片·····	李士俊 (149)
回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	陈元人 (155)
难忘的岁月·····	邹今托 (160)
越狱归途纪实·····	左 丁 (168)
忆在上饶集中营的战斗岁月·····	尹克恂 (182)
从皖南事变中被捕至赤石暴动·····	蔡 敏 (186)
在赤石暴动中 经受考验·····	叶振华 (194)
怀念 人民军队中的杰出教育家冯达飞·····	张崇文 (197)
紫怀英灵几度秋	
——记张一阳烈士·····	陈安羽 (199)
狱中女杰	
——记上饶集中营女生队斗争事迹·····	沈 锐 (206)
怀念 孙子遂同志·····	苏 平 (213)
怀念 孙子遂、宿士平同志·····	吴大琨 (216)
怀念黄刚培、王铁夫烈士·····	赵天野 (220)
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悼杨瑞年烈士·····	敦 泊 (223)
青山碧水驻忠魂	
——记李伯敏烈士·····	陆新亚 吴达明 顾洪涛 (234)
摄下历史的真实镜头	
——记田经纬烈士·····	王新民 (238)
悼念 郑平同志·····	杨子清 (243)
狱中的良师益友	
——忆冯雪峰同志·····	叶 苓 (247)
记难友叶嘉清·····	邹鼎山 (254)
难忘的仇恨·····	陈 方 (257)
被囚后期的斗争·····	孙秉泰 (270)
斗争在上饶集中营	
之后的崇安“东南分团”·····	金希树 (273)

监狱斗争五年.....	钟 时 (279)
附录：赤石暴动始末	
——纪念赤石暴动 5 0 周年.....	戴尔济 (288)
悼念嫂嫂戴庆哲牺牲50周年.....	唐士藻 (295)
——上饶集中营简介.....	编者 (299)
后 记.....	(302)

监狱斗争的壮丽诗篇

纪念茅家岭暴动50周年

李 维 贤

在茅家岭暴动50周年的日子，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旧址纪念馆的讲解员向前来参观的人们作详细介绍。当说到50年前的5月25日下午，被囚在这座由旧庙改造成的监狱里的26位在皖南事变中逮捕的新四军干部和中共地方党员，在没有外应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夺下一个排的国民党军警卫部队的步枪、机枪，集体越狱成功时，参观的人们肃然起敬，对突围的勇士充满敬仰之情，又感到十分惊奇，不由的关切地询问：暴动怎么能成功？“囚犯”们越狱后结果又是如何！？

人们习惯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26位男女青年当时最大的32岁、最年轻的20岁，可以说是一群秀才。他们当中，吴越、陈子谷曾留学日本、是诗人兼作家，新四军支队一级政治部的敌工科长，钟袁平是作曲家，徐师梁是新闻记者，其余的为大专生或中学生。他们都是我军的政治、文化工作者或地方上的抗日文艺工作骨干。由于基本都是共产党员（除一人系倾向共产党的进步青年外），都愿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献身，所以他们敢于冒风险，组织起来冲破黑狱。

全狱中被囚的难友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作斗争都是很坚决的，但对是否要举行生死搏斗的暴动一事，开始酝酿时，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人说：“现在是统一战线环境，虽然国共发生磨擦，但还没有分裂，中共代表董必武等还出席近期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因此不必急于举行暴动。”当时，国共合作确实没有破裂，

但国民党消极抗日，反共倾向越来越严重，对待被捕新四军干部中的“冥顽分子”决不会心慈手软，一有机会，必将除之而后快。所以，被囚于茅家岭的同志们只能依靠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有可能重返抗日前线。

有的人说：“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敌人是两个体强力壮的班，有两挺轻机枪，10余支步枪，笼子（关新四军干部的大牢笼）门口，有专设的卫兵，大门外还有一个卫兵。卫兵班的宿舍，正对着大笼门。排长、管理员室均在十步之内。而我们都是刑后余生，有的刚恢复创伤，有的尚未恢复创伤怎能拼得过敌人？”这也确是事实。但被捕的同志所以失去自由，是因为没有武器。如果武器到了手中，只要一扣板机，就可致监狱的卫兵于死命。因此谁掌握武器谁就是命运的主人。所以暴动必须夺枪，要举行夺枪暴动。

有的同志举了马克思的名言：“暴动不是儿戏”。这是有道理的。必须很好地分析敌情。周围国民党军政单位林立，茅家岭监狱正裹在中间。但这些国民党军政单位各成系统，争权夺利、互相排挤，一方有难，其他方面隔岸观火，不会舍命救援。除非上司严令行动，才应付差事。暴动时若能抓住狱方看守疏忽的机会，突然行动，夺取枪支，速战速决，冲出监狱，直奔武夷山，待集中营当局得到报告后（当时集中营不通电话）再向三战区长官部报告并请调兵力追捕时，暴动的同志将已走出一二十里（后来事实证明敌人是在七个小时以后才拚凑两个宪军连追赶的）。只要计划好、组织好，及时掌握时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不盲动蛮干，是有把握取得暴动胜利，打出牢笼的。

李胜、王传馥两同志向有这样、那样想法的同志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最后使大家在思想上一致拥护夺枪暴动的主张。为了领导暴动的准备工作，推选陈子谷、宿士平、吴越、李胜、王传馥五人组成了暴动委员会，负责组织准备和指挥工作。还选拔了李维贤、杨灿为首先动手的突击队员，其余人员编为两个战斗组以

对付两个警卫班，负责夺取其武器、弹药。

正由于“暴动不是儿戏”，所以在暴动的准备阶段，既要避开狱方的耳目、麻痹监狱当局、积极进行准备，又要时刻观察对方的动静，不错失有利时机。这一阶段是人们在思想上、感情上最难熬的时刻。尤其是狱方的监视很严，稍有不慎，被发觉了，就会遭到大屠杀。何况当时狱方还将一个“吃官司”的国民党军官“关”进大笼子来侦察动静。同志们凭着共产党员的党性，严守党的秘密，以准备“回队受训”为名来活动身体、打草鞋、剪短头发。还朗诵外文，讨论苏德战场形势，表示恪守狱规，“安心”坐牢，造成外人的错觉。关在优待室的国民党军一个师的政训处长偷听讨论后叹息说：“这批共产党实在令人钦佩，已经处在生死难卜的境地，不为自己耽忧，都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局。将来共产党必将得天下。”监狱管理人员、警卫人员看到这番情景，也逐渐缓解紧张气氛，放宽了对出入牢笼洗涤、解便等所加的限制。暴动委员会巧妙地伪装暴动准备工作，直至“犯人”越狱，敌人也没有摸清暴动的组织，无法向上司送上一份类似后来《赤石暴动实录》那样的报告。

万事齐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战机。能否及时寻觅及掌握战机，果断行动，这是暴动成败的关键。在当时情况下，只要有六七成把握就该动手，否则战机转瞬即逝，就后悔莫及了。茅家岭的勇士们天天等，直等到1942年5月25日机会终于到来了。那天，卫兵排长，排副去15里外的皂头三战区特务团团部开会，要到晚上才能回来；监狱管理员王锡恩带传令兵到集中营各队收“犯人”的粮饷，也得到傍晚酒醉饭饱才能回来；下午有几个卫兵送“嫌疑犯”去集中营“受训”，负责代管的中士班长与来访的朋友一同前往上饶城，将警卫任务交给了下士副班长——这样，全狱只剩下士班副带七八个士兵。下午饭后，除执勤的两个卫兵和看守卫兵室枪支的两个士兵外，其他几个士兵都到东门外闲逛

去了。这是多么难得的时机，大家不约而同地眼睛盯着王传馥、李胜，表达出同一个意思：该下决心动手了。果然不失众望，王传馥核实情况，与李胜轻轻交谈后，果断命令李维贤出笼门，在原已在天井洗衣服的杨灿配合下，以疾速的动作关闭东侧大门，将庙外的士兵拒之门外。大笼子内的众难友乘机冲出笼门，击倒笼门口的卫兵，分别冲进两个卫兵室，制服两个留守的士兵，缴获两挺轻机枪、八支步枪、38枚手榴弹，控制住全狱，取得了暴动胜利的前提条件。

随后，夺到武器的难友们从西侧门冲出监狱。王传馥用手榴弹炸毙向越狱难友射击的下士班副，而自己也在探身投弹的瞬间负了重伤，稍后又被监狱卫兵抓回。在他掩护下，除文化工作者钟袁平不幸负伤再次被捕外，其余24个难友突围出去到达预定地点集合，以后大部分回到抗日斗争的前线。王传馥、钟袁平被捕后，在国民党兵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不吐一字，最后被残忍地杀害了。

茅家岭暴动是一场胜利的夺枪越狱斗争。它震撼了整个集中营。集中营的大本营像被捅烂了的马蜂窝一样乱了套。有的人惊呼：“这批人出去不得了，会带‘土共’来冲击！”有的人不敢回到无警卫的乡间小屋居住，麇集在大队部过夜。集中营各个队的卫兵管理人员更是一片惊慌混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务、宪兵荷枪实弹，在大门口架起机枪如临大敌。下令禁止“学员”随便行动，规定大小便都要报告，经批准才能去厕所。集中营当局闻知茅家岭“犯人”越狱后，一面报告三战区长官部，一面组织追捕行动，但7个小时后才拚凑了两个宪兵连向暴动队伍尾追。第二天傍晚，追赶的队伍垂头丧气一无所获地返回。宪兵们说闲话：“我们犯不着同这邦人去拚老命，他们是舍命干的。”

茅家岭“犯人”夺枪暴动的消息不胫而走。国民党方面封锁不了情况，就散布谣言：“没有逃走一个，全抓回来了。”但这

样的谣言根本没有人信。暴动的消息像无线电波被传向四面八方，遍及东南各省及重庆、桂林等大后方城镇。人们赞叹被关押在集中营的新四军干部英勇不屈，是有理想、有气节、有爱国热忱的革命青年。人们谴责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国家安危、民族大义、陷害抗日青年，谴责他们实行反共、溶共政策不得人心。

上饶集中营里被囚的新四军干部，当天晚上就得知了茅家岭暴动成功的消息。大家暗暗地高兴庆贺：“茅大”毕业了！祝愿冲出去的战友顺利到达目的地。茅家岭暴动的胜利，给集中营其他各个队的中共秘密党支部和广大党员以极大的鼓舞：“茅家岭的同志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敢于举行夺枪暴动，而且胜利突围。我们的条件好多了，更有把握。”被集中营当局称为“顽固队”的三队、六队，更积极地进行暴动的组织准备。一场更大的风暴在酝酿中。终于在半个月后，集中营由江西迁往福建途中，在崇安（今武夷山市）赤石镇的崇溪河畔，第六队举行暴动成功。集中营当局在向上级做出的报告《赤石暴动实录》中也不得不承认：“赤石暴动系受茅家岭暴动的影响。”

国民党顽固派欲以怀柔欺骗来“感化”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干部的罪恶计划破产了。他们在赤石暴动前后共屠杀了75位坚贞不屈的抗日将士，连同在上饶杀害的张正坤、冯达飞、李子芳、黄诚等20余位同志，总计先后杀害近百位优秀的革命志士。烈士们的鲜血滋润着祖国大地，培育了社会主义鲜艳之花。半个世纪前的壮举和光荣的先烈们将永久被我们怀念、敬仰！

在被押解途中

陈 茂 辉

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中，我们有将近四千位同志不幸先后被俘。

临被关进国民党第三战区上饶集中营的前几天，国民党军队把我们押到泾县码头镇草坪上，曾在新四军“参观”过的老牌特务、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党部书记长，驼着背，神气活现地走上土坡。

“新四军的弟兄们！……”他拉开嗓子喊道。

“呸！谁是你的弟兄？”

“狗嘴长不出象牙！”

同志们一片喝骂声，打断了这家伙的话。站在周围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慌忙叫喊压阵。

“静静。诸位，静静！”他厚颜无耻地继续叫道，“这次新四军违犯军纪，理应受到军纪制裁。想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也是为了严格军纪！新四军这次违犯军纪，主要是叶挺、项英负责，你们是受骗。我们蒋委员长，”他咔嚓一个立正，“一向爱护青年，宽大为怀，只要你们承认错误，声明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填写一份悔过书，那一切都好说。你们到上饶受训三个月，就可以分配工作，或保送中央军校深造。”

说完，他立刻叫身边的几个下级军官把“悔过书”发给我们。

这些印好了的“悔过书”，上面有“悔过人”姓名、年龄、籍贯、职别等表格，下面一段声明文字是：我等受共产党欺骗，误入歧途。新四军违犯军纪，理应受到军纪制裁，现表示真悔过，从今以后与共产党及新四军脱离一切关系……

“大家都拿到悔过书了，现在就填吧！填了，诸位的前途就

不必担忧了！”这位书记长话中带着阴险地说。

我们噓了一阵，而他连脸都不红，仍然催促：“马上填吧，不要犹豫了。有人说这次事件是党派问题、政治问题。这是共产党的宣传，你们不要听信。……”

没等他把话说完，同志们就互相以目示意，愤怒地把“悔过书”一下子撕了。一阵北风吹过，碎片到处气扬。那家伙见了，再也沉不住气，嚎叫起来：“反了，混蛋！你们竟敢撕碎表格。哪个带的头，给我站出来！”

国民党士兵们子弹上膛，刺刀直逼向我们。

我们个个面无惧色，怒视着对方。

“我要请问书记长先生，”陈德荣同志大声地说，“新四军为了顾全大局，按照你们指令的路线北移，而你们却调兵遣将，勾结日寇封锁长江，对我军进行伏击，这是怎么回事？请你回答！你们凭什么说我军违犯军纪？再说，按照你们国民党军纪的规定：一切由主管官负责。我们是开赴抗日前线去打鬼子的，何罪之有？而你们连新四军的士兵都一起抓起来，当做囚犯。可现在你说什么送我们到上饶去受训，其实谁都明白要把我们关进集中营去长期囚禁。这又是为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撕表格也是你领的头吧！”那家伙一边说，一边向陈德荣同志步步逼来。

“我们都是领头的！”

群怒难止，他知道如果当场行凶，定会引起不良后果，于是改变口气说：“我慢慢调查，我慢慢调查。”说完，像过街老鼠一样灰溜溜地走了。

国民党顽军无可奈何，把我们押了回去。

第二天，顽军把我们逼到祠堂里，召开什么青年座谈会。这次不仅四周布下岗哨，还增加了几挺轻机枪。场地中央，架了块黑板，上面写着新四军违犯军纪应不应该受到军纪制裁的“讨论

题”。我们见了，一个个冷笑着。

一个鸦片鬼似的国民党军官，从椅子上站起来，点燃了香烟，慢条斯理地说：

“共产党开口民主，闭口民主，作兴开讨论会。今天，我们也讲民主，也来开个讨论会。你们就这道题讨论讨论！”他指了指黑板上的“讨论题”，坐到椅子上。

几个被事先指使好的小特务，蠢蠢欲动，准备开口作正面立论。针对这种情况，同志们悄悄地议论开来。我们几个党员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给对方一个狠狠的回击。

“这位先生说要讲民主，”程时轩同志指指刚刚讲话的国民党军官说，“叫我们大家讨论，那就请这位先生看看吧！这四周站的是什么人，那地上架起来的是什么东西，难道还有在机枪与刺刀下的民主讨论会么？所以我要提醒这位先生，不要沾污了民主这个字眼！”

他的话刚完，陆明同志接着说：

“新四军没有违犯军纪，因此就不存在新四军违犯军纪应不应该受到军纪制裁的问题。我坚决抗议你们对我军的诬蔑！”

那几个正要开口的小特务，被这么一说，弄得不敢开口了，那些国民党军官急得团团转。全场沉默了一会儿。

“他妈的，我枪毙你！你敢煽动。”一个国民党军官冲上去，挥起拳头要打程时轩同志。

“既然讲民主，为什么不让我们讲话，这是什么讨论会？”

同志们一阵怒叫，惊得这家伙忙缩回了手，脸色发青。

国民党军官们见情况不妙，交换了一下眼色，。那个坐在椅上的家伙连忙叫道：“他妈的，解散，把他们押回去！”

国民党顽军不甘于失败，开始改变方法，企图通过拉拢个别人，打开缺口，瓦解我们。他们找了一些同志去个别谈话，说什么“新四军已经消灭了，你们可要想想自己的前途啊！在共产党

里有什么好呢，吃的穿的都很坏。你参加我们五十二师的服务团吧。我们钱拿得多，吃得又好，只要肯卖力，前途无量。人生在世，不过如此呵！”

他们讲如此类的无耻滥言，说得嘴都要磨破了，但对我们的革命同志一点作用也起不了。

万般无奈之中，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的姨太太（五十二师政工队队员）不甘示弱，也自告奋勇出来作说客了。有一天，她要勤务兵找了杨瑞年同志去。瑞年同志刚走进刘秉哲“公馆”的大门，那姨太太就装得十分热情地迎了上来，请她坐下。勤务兵端来上等茶，恭敬地送到瑞年面前。

“这下可把你盼来了！你我是多年的同学呵！你还记得在学校里的时候吗？你我亲热得像姐妹一样。自从分别以后，我一直惦记着你，想不到你会落得这样的处境。唉！”姨太太说完长长地假叹了一口气。

“我们过去是同学，现在是志不同道不合了，各有所求。”

这几句言深语重、令人深思的话，像一枝钢针，刺得厚颜无耻的姨太太也不由得霎时红了脸。

“好妹妹，不要这样任性。想一想吧，你现在是俘虏哩！共产党、新四军并没有给过你什么好处，你又何苦这样执迷不悟？像你这样的人才，如果肯留在我们五十二师的服务团里，前途真是无量呵！”沉默半晌，那姨太太仔细照了照瑞年同志的脸，似乎很羡慕地说：“妹妹，你比在学校的时候更漂亮了！”

“多谢你的‘好意’，我参加新四军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寻求个人享受！”瑞年同志又冲了她一句。说完，扬长而去。

后来那姨太太还不死心，一再引诱瑞年同志变节自首，可是每次都讨个没趣。

1941年2月初，国民党顽军押解我们上路，朝江西上饶方向走去。雪花纷飞，大地白花花一片。呼啸的西北风，刮得光秃秃